



走出低谷的探索

——记宝鸡市话剧团

冯瑜

随即产生了进一步采访的念头。

在剧团住地，我找到了编剧执笔王真、副团长兼主演惠松旺、导演王兴国、舞台监督王建法，于是拉开了话匣子。

话剧不幸进入低谷，已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宝话”也不能幸免。最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的是在今年四月份剧团新班子上任时，这个在西北曾有影响的人才济济的话剧团，帐面上只有92元人民币，

演员们除了能保住基本工资，连政策性补贴都没有。更让艺术家们伤心的是，没有人爱看他们的戏。话剧团门前冷落车马稀，大家心里都象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穷则思变。与其困守穷庐，不如四处找米下锅，于是他们什么法都使上了。组织了一个轻音乐团外出巡回演出，效益不佳；从上海搬了一台《相逢在梦中》在宝鸡排演，七七八八忙活了一阵子又惨败下来；自己又推出一个《吸毒的少女》，可本子一念，将人吓出一身冷汗。东找西找找戏，越找不着，越不敢演，六七十口子人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这时候他们想起编剧王真1985年写出的《春风化雨》本子。这个王真有一股子钻劲，40来岁已出了不少本子。在省一届艺术节上，他的《去年的中秋节》获银牌奖，《一念之差》在宝鸡获奖后应邀去京城演出，28家报纸进行了评论。团长给他的任务是连体验生活

带写作40天拿出一个本子，他知道这事系着全团的饭碗，热天地上铺一张席连写带吃带睡，看得团长鼻子酸溜溜的直想掉泪。这次翻出的这个本子，是写民政干部“双扶”工作的，得到了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于是团里将自己的方向定为“对口创作，定向演出，面向基层，为四化服务。”

为了演好《春风化雨》，主创人员随民政干部去陇县贫困地区体验生活。民政干部的艰辛和贫苦农民对民政干部的信任与热爱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走进贫困户的家，村民就象见了亲人，打开门缸盖让干部们看，诉说困难，民政干部自然要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有一个老民政助理退休时说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全县还有一个村子没有去过。这些长年奔波在贫困地区的民政干部的辛勤工作和同情心，使主创人员感到一定要将这个戏排好。为此，他们演出了11场就修改了8次，为了适应农村观众又大胆

采用了方言演出，终于获得了成功，成为二届艺术节宝鸡唯一的节目和艺术节上唯一的话剧。

对口创作，定向演出获得了成功，“宝话”又和劳动部门合作排演了反映安全生产的话剧《死神不会打招呼》，针对部分青年工人不太重视安全生产的问题，进行创作和演出，并且适应青年人欣赏的特点，全剧诙谐而生动，走厂串矿，又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

临走时，团长告诉我，话剧怎样走出低谷，行家们都在探索，但北京有北京的干法，西安有西安的干法，宝鸡有宝鸡的干法，如今这个探索那个探索，虽然都有益，但如果不去探索观众，恐怕靠“深”、“雅”都难以实现。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要报道宝话的原因。

起因来自于其姐白先慧就读的贵族女校一位很美丽很有才华的女生赴洋后在欧洲自杀的故事。“太美的东西常常更容易憔悴”。白先勇以同胞的手足深情描写了李彤——一个美丽、聪慧、自信的旧中国最后的贵族女子从幸福的巅峰跌跌下来失去了她曾经拥有的一切，堕落在自灭的故事。李彤的苍凉与悲哀透视了一个时代未落，一个除开历史，政治以外人的个性使然的人类共相的命运悲剧。

白先勇的作品还真实深刻地再现了台湾国民党上层社会和台湾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因而使其作品有强烈的社会内容和一定的认识价值。大陆人一度对海峡彼岸的同胞在理解上有一条很深的鸿沟，至今不肯同者甚多。但白先勇毕竟是炎黄子孙。他不仅对中华民族以往的屈辱痛心疾首，也对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充满激情的关注。

（冠英）

充满诱惑力的乐园

铃舞

每当曙光初照的时候，你就会从这里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听到百鸟高啼的鸣奏，每当晚霞消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许多风流倜傥，漂亮潇洒的年轻人走进这里……

宝鸡市工人文化宫以她那独具风韵的丰姿，四溢出迷人的诱惑力，在职工文化生活中落下许许多多色彩绚丽的镜头。

在乐园的主人积极支持帮助下，“五月花诗会”，“金秋诗会”，“秦岭诗会”，历年的“红五月音乐会”等重大活动，似春雷般震响；十余个省市，显示出宝鸡市职工创作队伍的实力。由乐园的主人亲自组建的市工人乐队，15年来坚持业余演奏，曾四次代表宝鸡市赴省参加调演《西秦风情画展》进京展出，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三幅作品中，竟有两幅出自工人业余美术家之手；《宝宫虎影》、《西秦谜草》轰动全国谜界，使职工灯谜活动走向省外，走上了屏幕……，翻开宝鸡市的戏剧、美术、音乐、文学、灯谜、摄影和书法等各方史册，哪一类别的获奖和载誉，没有这所职工的学校和乐园里的园丁扶持与精心培植。

当改革大潮涌向华夏大地之际，

乐园的主人恰到好处地把住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各类学习班，培训班和电大辅导

班脱颖而出，为众多的求知学艺者架起了一座座内炼着吉祥色彩的知识桥梁。88年24名电大档案班的学生从这里高高兴兴地领取了省广播电视大学颁发的大专毕业证书，为大龄青年及时地兴办起联谊舞会、为中、老年人的康乐传授健身操、鹤翔庄功等活动，同时还组建开办了全国各地文化宫的第一家聋哑职工俱乐部。为了使这所乐园溢满活力魅力诱惑力，主人又大胆尝试改进设施，使激光电子游戏、狂牛舞狮、电动陀螺、碰碰车、大型电视投影以及台球、围棋等既高档又高雅的娱乐项目在工人文化宫里的各处赢得四面八方游客的青睐和喜好……

宝鸡市工人文化宫就是这样的一所欢歌笑语、青春常驻的乐园，使老、中、青、幼的人在这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乐趣。每年约有300万游客来此观赏游览，这对乐园里的主人们来说不是一种骄傲和欣慰吗？

哦！神秘而神奇的乐园，在庆祝建国40周年的日子里，以生机勃勃的崭新姿容，正敞开更大更宽的门户，热烈欢迎你、我、他……



刊头设计 刘靖宇
本版编辑 冯瑜

海峡彼岸的文化人——白先勇

上海电影制片厂与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联合摄制，我国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最后的贵族》，根据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的小说《谪仙记》改编。

白先勇原籍南京，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其父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先勇曾入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系，因所学与兴趣不符而转攻文学。19

系，在校时与他人创办《现代文学》，使以现代小说创作为主要目标的台湾现代派文学进入了发展时期。1963年赴美，在爱荷华大学爱荷华作家工作室从事创作研究，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任加拿大圣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讲授中国语言文学课程。

白先勇的作品主要是小说、散文、评论。他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吸收了西方文

学的精华，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以真实和娴熟的技巧对其笔下的人物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和惋惜，冷静而客观地反映历史和生活面貌。他的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分别描写了青少年所认识的生活，反映旅华人漂泊异乡孤独苦闷的情怀和直接切入上层社会的生活。他的作品往往从一个人物身上反映整个时代，看似“杯水车薪”却以小见大地表达了人物背后更深的东西。

《谪仙记》的创作起因来自于其姐白先慧就读的贵族女校一位很美丽很有才华的女生赴洋后在欧洲自杀的故事。“太美的东西常常更容易憔悴”。白先勇以同胞的手足深情描写了李彤——一个美丽、聪慧、自信的旧中国最后的贵族女子从幸福的巅峰跌跌下来失去了她曾经拥有的一切，堕落在自灭的故事。李彤的苍凉与悲哀透视了一个时代未落，一个除开历史，政治以外人的个性使然的人类共相的命运悲剧。

白先勇的作品还真实深刻地再现了台湾国民党上层社会和台湾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因而使其作品有强烈的社会内容和一定的认识价值。大陆人一度对海峡彼岸的同胞在理解上有一条很深的鸿沟，至今不肯同者甚多。但白先勇毕竟是炎黄子孙。他不仅对中华民族以往的屈辱痛心疾首，也对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充满激情的关注。

（冠英）



《斩经堂》恢复上演

《斩经堂》一剧又名《吴汉杀妻》，是周信芳早期的代表作，情节生动感人，唱腔、表演均有较高的艺术性。如剧中吴汉的唱腔里包含有（高拔子）、（吹腔）、（二黄三眼）等板式。用来表达吴汉的思想感情，是别具风格的一出麒派名剧。

1935年中国电影艺华公司曾拍摄成电影，由周信芳和袁美云合演，当时轰动京、津、沪。被誉为《麒麟乐府》佳作之一。

《斩经堂》说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将女南王公主嫁给吴汉，并命吴汉镇守潼关。吴擒刘秀，吴母告以王莽曾杀死吴父，劝其杀妻投刘，吴汉不忍，吴母以死相逼。吴至经堂，向妻具告实情，妻夺剑自刎，母亦自缢，吴乃火烧府第，佐刘秀起兵

复汉。

《斩经堂》是一出内涵深邃的大悲剧，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而绝迹于舞台，自1985年纪念艺术大师周信芳诞辰90周年开始，上海及外地一些京剧舞台上陆续恢复上演。较为突出的是近年为纪念阿甲同志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演出，其中就有《斩经堂》。

扮演吴汉的麒派老生肖润增与扮演王兰英的马小曼均出自名门，马小曼酷爱梅派，她的唱、做均在梅派规范之中，肖润增的一段《二黄三眼》贤公主……唱得悲凉动人！并能从剧情出发，演出甚为精彩，场内不时传来阵阵掌声。《斩经堂》的恢复上演是继《四郎探母》开禁后京剧艺坛上的又一佳音。曹爱烈

秦腔剧目趣联

谢瑶环戴月夜逃
杨七娘打伞探窑
打奎驾哑女告状
破门坎锁台念书
任志贞下河东周仁回府
卓文君游西湖诸葛撑船
法门寺三娘教子
鸡鸣店包公赔情

三滴血辕门斩子
双明珠家庭公案

杀庙断桥三上桥
打神赶坡二进宫
（金山）

食品谜语

夏建松

（以下各打一食品名）
一家之主

群芳之谱

其貌不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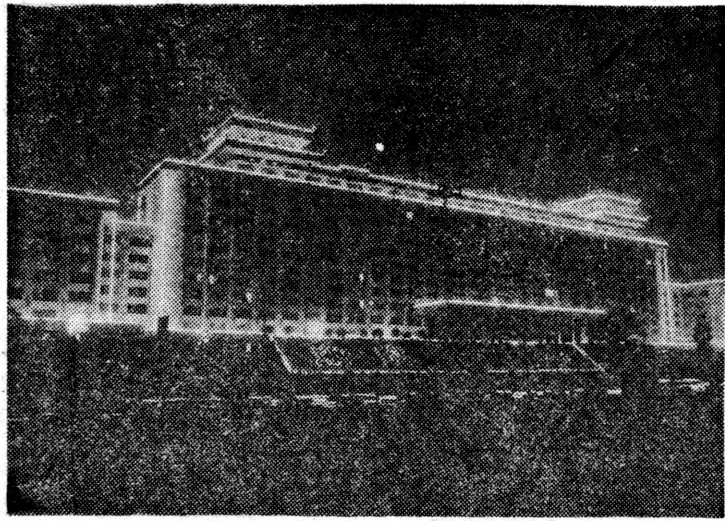
脸上若冰霜

将在谋而不在勇

（谜底见本期中缝）



文化宫



国庆之夜
惠振武摄

